



我们都曾 亏欠爱情

纪念我们成长的岁月以及见证成长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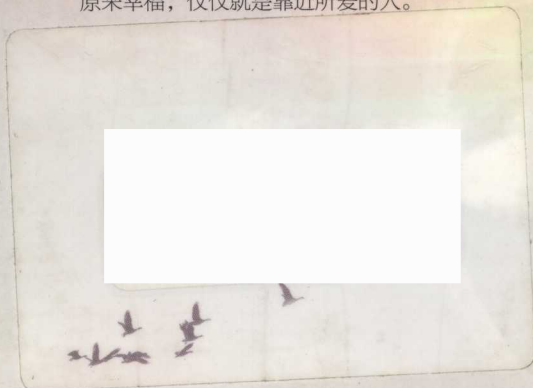
目非  著

我将迟到，为我们早就约好的相会。

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已经变灰。

但无论如何，我到达了……

原来幸福，仅仅就是靠近所爱的人。



团结出版社

我们都曾 亏欠爱情

纪念我们成长的岁月以及见证成长的爱情

目非 著

团结出版社

（北京）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都曾亏欠爱情/目非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126 - 0302 - 8

I. ①我… II. ①目…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2535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 tjpress. com

E-mail: 65244790@163.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6 - 0302 - 8/I. 140

定 价: 26. 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静水流深 · 1

第二章 友谊地久天长 · 23

第三章 通向未知的旅程 · 57

第四章 你往哪里逃 · 74

第五章 致无尽关系 ·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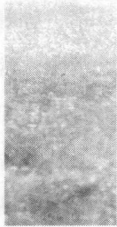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动物凶猛 · 127

第七章 腐朽的少年 · 164

第八章 无非男女 ·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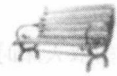
第九章 生命中必须承受之重 · 234

第十章 凡是爱着的，都不沮丧 · 279



【第一章】

静水流深



与岁安结婚的决定下得似乎有点草率，静好事后回忆。但是，人就是这么一种惯于临时起意的东西，为情境所迷、所困，理智就走掉了。然而，谁又能说理智就一定是好东西呢？临时起意也有临时起意的快意。

那一天，七八点钟的样子，岁安来了她宿舍。他不是头次来，却是头次进。

以前送她，看她无心邀约，一般在大门口就告别了。他在车里，仰头看她窗口的灯亮起，就启动车，走掉。这么多年，他实际上一直只是她生活中的背景，需要他的时候，他会蹦出来；不被惦记的时候，他把自己藏起。他不侵入她的领地，只在她私生活的半径周围徘徊。他这种欲近又不敢、欲远又不甘的心理，静好常常玩味。

人的窝囊大多是因为有愧，而愧疚从来构筑不成爱情。

进屋后，岁安像所有参观的客人一样，对屋内陈设布置顾盼频频。倒不是多有兴趣，这房子太小，装修也差，过渡色彩的家具更不敢恭维，放眼过去，一目了然，没有品鉴的价值。可是，总得给眼睛一个落脚点吧。

静好给岁安端过水，指着两间卧室一一道：“这是小潮的，不过她不怎么住。这是我的。”

“可以参观闺房吗？”

“当然。”

当岁安的视线里落满那一张硕大的双人床时，他不由嘿嘿笑出声。

静好脸色微红，解释说：“是单位统一购置的。我也觉得不和谐，房间那么小。可睡着舒服。”

“你们单位想得很周到啊。”岁安坏笑着走到床头，随手拿起她的床头读物翻看。不外乎小说，传记。

静好走向窗，要把窗帘拉下，半道听到他说：“其实我刚才想到了香港那些酒店，弹丸之地，寸土寸金，所以房间一律很小。你知道我们怎么定性他们的星级吗？一步上床三星，两步上床四星……你这里，可算上五星了。”

静好对他的幽默向来没有免疫力，对着黑黢黢的窗子抿嘴偷笑。

等乐够了，她抬头，从镜面一样的窗子上看到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在她身后了，正定定地看着她，一双微红的眼像温过的酒，醉意盎然。

原来，灿亮的灯火把她刚才偷笑的模样形神具备地映在玻璃窗上了。大静之中袅然微动，如惊鸿掠影，他为之倾倒。

“真美！”岁安感叹着。

“静静，你知道吗？你有一种危险的美，每次盯着你的眼睛，我总要倒抽一口凉气。你的脸下巴尖尖，轮廓坚决，黑色的眼睛在睫毛的阴影下跳荡不定，像敏感的小兽，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咬上来……”

“是吗？”静好在镜子里凝视着自己的五官。黑夜与暖灯的效果，使里面的人物有一种幽眇虚浮的不确切感。

“可是刚刚，我看你偷笑，你撑紧的轮廓一下松散开，整个人蓦然柔和起来，像变了个样子。”岁安用手比画着下巴，同时更紧地盯住她，目光中仿佛有钩子，让人不由屏息静气。静好有心破坏掉这虚假的幻象，欲转身，岁安却像早有预料，先她一步，伸手环住了她的腰。他的手劲不大，却很坚决。在确定将她锁定后，他放任自己松懈下来，将身体全部的重量托付给她。

“喂——”她挣脱不了，只能轻喊，想尽快甩脱这个恼人的包袱。

“喂什么？没有谁会听‘喂’。”他松散地应着，趁势将下巴慵懒地搁到她头上，对着镜子里的她说，“看看，岁安与静好，很般配啊。”

是啊，很般配。他威武，她娇俏，他的胸怀足以容纳她，而她却暗暗支撑着他的体魄。他们在幽深的镜子里紧紧地团在一起，被温暖的灯火烛照，油画一样的质感，让她产生暗香浮动、庄生梦蝶的迷惑。

“我们结婚吧？”他太舒适了，也太渴望了，明知要碰钉子，还是忍不住说。

“结婚？”她眨眨眼，诧异，又醍醐灌顶似的自语，“结婚，是啊，结婚，我们为什么不结婚？”

闻言，他反倒愣了，反应后即扳过她的身体，“真的吗？”也不待她回答，又急急道，“我刚看到你点头了，不许耍赖，也不能消遣我，周岁安这里从不流行悔棋。”

她略笑，“知道你小气。是的，我点头了。”

“真的！”他狂喜地拥紧她，喉头逸出满足的叹息。

她缩在他怀里，好像自己一生的冷暖都在这俯身拥抱的荫蔽中了。

这是另一种体验，放松的，安全的，平淡的，没有罪恶的激情涨落，没有牵心连肺的逾轨想念，也没有踟躅难安的道德拷问。

她知道自己不该，可还是无比清醒地做着比较。并伴着失落。

2

十八岁那年，静好被强奸了。

之前，高考成绩还未出来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已经像得了赦令似的，光明正大地闹起了离婚。

父母的感情是在她上高一的时候亮起红灯的。究其原因是爸爸有了新欢，据说是他的学生。那时候爸爸提了教授，被好几家知名企业聘为顾问，经常有媒体请他做节目，事业正处于巅峰期。随着事业的飞腾，原本就仪表堂堂的爸爸更加气宇轩昂起来。据说，他的经济学讲座，那么大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窗外也都是枝枝杈杈密集的人。多半听他讲课，少半为睹他风采。那叫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相比之下，妈妈就有点不思进取。妈妈原本在医院做护士，嫌累，也不缺那个钱，就辞了职闲待在家里。家务活没多少，她就去做做美容什么的，认识一帮姐妹，都是无聊至死的，就搭台搓起麻将。今天这家明天那家，轮流开席。爸爸回家，经常看到的画面就是几个妆容艳丽皮肤松弛的女人在桌子上摸来摸去，口也不带闲的，机关枪一样扫着各种颜色的不入流的话。

后来就有了口角。爸爸说，那都是些什么人啊？二奶，小姐？你怎么堕落得要跟她们为伍？妈妈说，她们怎么啦，不偷不抢，你凭什么戴有色眼镜看人，就你清高……后来，爸爸就找借口晚回家，再后来就有了哭骂和打闹。静好听得心烦，会趁大人不备，悄悄溜出家门。她午夜游逛的坏习惯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

有个晚上，妈妈做了小鸡炖蘑菇。久等爸爸不回，两人就吃了。那汤只是喝了一点点，妈妈就藏起，说那是爸爸的最爱，要给爸爸留着。

深夜，静好被哐当的碎裂声吵醒。一个哆嗦，她起床，偷偷拉开门，从门缝间看到披头散发的妈妈把炖汤的沙锅砸了，爸爸身上一汪油水，捂着袖子，怒不

可遏。

爸爸说：“离了吧。”

妈妈说：“谁不离谁是孙子。”又扑上去掐爸爸，“姚书存你这个王八蛋，你有没有良心，当年你是怎么对我说的啊?! 怎么说的?! 你指天发誓要对我好，你就等着被老天爷惩罚吧!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

静好把门关上，虽然已经很小心还是因为慌乱发出了声，爸爸妈妈一瞬间都缄了口。

后来没人提离。原来是在等着她考上大学。

离了，也好。藏着掖着端着架着原是很累的。她也不想看虚假的恩爱与幸福。

只是静好很绝望。

她想不明白，原本那么亲密相爱的两个人，可以在离婚时把脸撕到那种程度。一边为财产的分割斤斤计较，一边说着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以往生活有多少罅隙，现在就有多少攻击的口实。

天哪，那么久远的事，那么微小的事，原来都记得，从不曾忘。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发酵，腐烂在心里，漫出馊臭味。夫妻是什么？好的时候，你依我依，不好的时候，各自拆台。那简直是一场没有硝烟但是比任何战争都残酷的博弈。

那些个日子，静好一直游荡在外，在马路边的椅子上坐着，看前面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吃着灰尘，闻着汽油。晚上去公园，一圈圈走着，直到脚底生露。如此，她的成绩出来了。她心仪已久的北大是绝对上不了了，只能跌到二本，那远在西南边境L市的一所师大。

这样也不坏。她只想离家，越远越好。

父母离婚手续尚未办妥，母亲却在一家酒店将父亲捉奸在床。

妈妈看到爸爸跟他的女学生在一起。据说，妈妈当时并没有吵，关了门，静静地看那两人的狼狈。爸爸顾及名声，叫妈妈的小名，求着，“阿严，反正我们也要离了，房子都归你，你别告到学校……”妈妈好像微笑了，然后转身，开门。爸爸提了裤子追出去。妈妈奔跑，越跑越快，不再年轻的脚步居然有了青春的影踪。

也许在奔跑的一刹那，妈妈知道她爱爸爸吧。那是久远的记忆。那个时候，她和那女学生一样也有年轻水润的身体，现在，干枯了，只剩了蓬头垢面。

妈妈在往事的歉疚中撞上了车，轻飘飘坠落的姿势就像青春一个华丽的回眸。

妈妈走了。

爸爸解脱了。

静好不知道爸爸在松开一个桎梏后是否会套上另一个桎梏。

可能没有。至少她看不出。

在丧仪结束后不久，爸爸对她说：“系里有个去欧洲考察的机会，你想不想跟爸爸同去？”

她说：想。很想。非常想。

但她只说：“不了，我陪妈妈。”

她不是要陪妈妈，是她猜测爸爸其实不想她去。问她一下，不过例行公事。因为她听周岁安的小道消息，说是那次考察的名单里，也有那个女学生的名字。妈妈亡魂尚未走远，爸爸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享受早晚总会降临的蜜月。

周岁安是她的同学，当然，他们还有更亲密的关系。

他的妈妈和她的妈妈是中学同学，他的爸爸跟她的爸爸呢，也曾共事过。只是周伯伯觉得在学校混意思不大，几年前，疏通了关系，转去市委，任纪委书记的秘书。两家门对门住着，有事彼此帮衬，交情非常好。

静好与岁安同年同月同日在同一家医院出生。她比岁安早出世两个小时。早在两人尚在各自娘胎时，大人们就开玩笑说，如果是一男一女，就亲上加亲。因而起名字的时候，有点文青气质的周阿姨有意选用了张爱玲与胡兰成婚书上的那句话，“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试图把他们俩的未来连起来。

他们俩的确按照大人的心愿青梅竹马地走过青涩年华。但是后来发生的那件事，彻底击溃了他们懵懂的感情。

爸爸走后，静好一个人待在家里。

有天晚上，她做了两个菜，独自吃。其中一个菜是小鸡炖蘑菇，她想起妈妈在那个晚上，用筷子点着她的鼻子说，静静，不能馋了，要留给你爸爸。她乖乖说好。

静好相信妈妈在那一刻回到了过去，也因此宽恕了他们之间的龃龉，对爸爸怀了最柔软的期待。但是，已经变质的感情却并不是单凭一方的期待就能盼回的。



想着，她眼泪出来了。她和着泪大口吃着菜，一不留神，瞥到了妈妈的遗像。妈妈在镜框里有发黄的微笑。那是多年前的照片，妈妈还年轻、漂亮。只是人的年轻和漂亮不能像相片一样停留。爱情也一样吧。

静好眼睛刺了一下，滑过去，落到了爸爸的酒柜上。她听过很多跟酒有关的豪迈的诗，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与尔同销万古愁”，什么“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想想自己成年了，有奢侈到海阔天空的自由，有酒不喝是傻瓜，就起身，偷了爸爸的藏酒。

不知道是什么酒。口感很怪。

第一口下去，感觉舌尖点点麻颤。

第二口下去，那辣劲爆起来，宛如一条火舌沿着腔壁一路蔓延。

到第三口，那酒就变成了一捧火，从腹部轰地炸起来。她开始眩晕。

再后来，她觉得自己的肠子成了透明的管道，任人穿梭。

她在这种任意中看到胜境，在地板上睡过去了。

后来她醒了，因为五脏六腑如受了挤压一样难过。

她踉跄着去卫生间，扒着马桶哇哇吐，因为没有力气，大半秽物落在身上。

她居然还会嫌自己脏，就脱光衣服，爬围墙一样吃力地攀爬进浴缸。开了水洒，自己平躺着，像株植物似的看着喜雨降临。哗哗哗哗……

暴雨快把她吞没了，她才起身，拉条浴巾，把自己裹住，一步三摇去了床上。

顷刻，她跟夜一起昏沉，直到听到声响。

她睁开眼，看到有个黑糊糊的人影立在她床前。

她本能地要叫，那人已经眼明手快地用黑色头套罩住了她的脸。她还想叫，又唯恐嘴巴也像电视里那样被塞上一只恶心的臭袜子，就闭住了。

她以为他是个贼，轻声说：钱在床头柜第二格抽屉。

她感觉他似乎俯身取了钱。那里边有爸爸留给她的五千元生活费，她觉得应该是个大数目，他可以满足了。她哪里知道自己不设防的年轻身体完全裸露在对方的眼里。

她没有听到他离去的脚步，开始慌，带着哭腔说：“我只有这么多了，爸爸就留了这么多……”

然后，她感到自己身上的浴巾被抽掉了。

然后，有个身体压了下来。

他总共做了两次。

第一次，他毛躁而莽撞，还未找对地方，就一泻千里。

第二次，他温柔而缠绵。用颤颤的手一点一点摸索她的肌肤，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然后用颤颤的唇一口一口游行于她的身体，好像一个酒鬼搞到一瓶好酒舍不得一次喝个痛快。

他是个新手，从他颤颤的呼吸与颤颤的动作，她感觉得到。

她不是不想挣扎，然而手脚被他箍住了。即便不箍，她知道凭自己醉醺醺的身体也毫无抵抗能力，何况她的意识还那么三心二意。

她明明很厌恶，很恐惧，整个身体一直在筛糠似的发抖，但慢慢地，那抖却改变了性质，沦落为惊奇的战栗。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她咒骂他，痛恨到唇都咬破了，可这痛恨里，何尝没有痛恨自己居然有了烧灼与融化的迹象。

很疼很疼。

可除了疼也并没太屈辱的感觉。也许她的感觉细胞已经被这个多事的夏季杀死了。也许她的不反抗也有毁灭的意思。也许他的温柔与疼惜实在让她找不到被触犯的感觉……

完事后，他仍没走。居然抱着她去卫生间，给她冲洗身体。然后换了新的床单，搂了她睡。

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睡着了。

因为他搂她的那个姿势，太久违了。是妈妈在她小时候常做的，将做噩梦的她整个地纳入怀抱。她握着小拳头，蜷缩着身体，像在妈妈的肚子里，安全、舒适。

他大概是四点的样子走的。她如此猜测是因为他走后不久，清晨第一缕阳光就飘来了。

她睡得熟，但他走的时候，她莫名地警醒了。

不，她没睁眼，她平静地呼吸，假装熟睡。

他把她的黑头套摘掉了，然后，用手在她脑袋上轻轻地抚摩了一下。

好像无比留恋。

好像又不无遗憾。

她知道这时候只要自己一睁眼，就能看到他的样子，然后报案、指证他，但

她紧紧闭着，她不要知道他是谁，她也永远不会报警，甚至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她要把这一段插曲沉进黑暗，至不劫之地。

门关上了，然后发出嚓嚓的锁门声。他有钥匙？他是拿了钥匙光明正大进来的？

她一个激灵，知道只有周家才有她家的钥匙。爸爸走之前托周阿姨照顾她。

3

早上，她在冲澡，一遍一遍，心里却很干涩。

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痛不欲生，在她这里没有。

她只是做了个梦，连是不是噩梦她都没法马上判断。

周岁安在砰砰敲门，“静静，静静，你在吗？静静，静静，我知道你在。快开门呀！”

她很想冲他说“滚”，但是又害怕他提着钥匙私自进来。

她于是换好衣服，开门。难以想象，她嘴角还有若往常那样文气的笑。

“岁安，怎么了呀？”

周岁安的一张白脸因为紧张弄得红扑扑的。看她如此镇定，他微觉错愕，“你，没事吧？”

“能有什么事呢？跟你说过的，我最不怕鬼。”

周岁安从她清澈无辜的眼睛里辨不出任何东西，点着头，像松了口气似的说：“那就好，就好。没吃早饭吧。我请你吃‘和记’。”

“和记”经营粤式早茶。那边的点心很出名。

静好点了头，因为她觉得有必要把今天同昨日接上榫，有必要让别人以及自己知道这中间并没发生任何意外。欺人也可以自欺。

周岁安当时考上了北京外交学院。他之所以填北京的学校，那是因为他参考了静好的志愿。静好填的是“北大”。她高中三年一直是年级前五，加上他老爸是A大教授，在教育系统还是有点关系的，万一超得不多，竞争激烈，还是可以想办法的。几乎没人会相信静好考不上，但她就是出人意料地没考上。想想，

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静好的父母打了三年的离婚战。

与静好相反，岁安本来成绩平平，可为了能与静好在一个城市延续感情，他在高三那年拔足紧追，又请家教又开小灶，游手好闲的他居然也玩起拼命三郎，于是高三那年成绩突飞猛进，终于如愿以偿。当然了，在看到静好的成绩后，他站在教学楼过道，把栏杆拍了无数遍，也难消郁闷。

“唉，白使力了。”岁安垂头丧气。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你以后做外交官，出使国外，那该多神气啊。”静好安慰他。

“我知道你没考上是因为你爸妈的缘故。”

“那也是我，定力不够，分神。”

“静静。”岁安忽然说，“今后，你考北大研究生好不好？要不，我就考到L市。”他面目端肃，脸上的青春痘一抽一抽，好像正做着的一个隆重的决定。

静好扑哧一笑，“大学还没上呢，就想毕业后的事了。”

周岁安挠挠头皮，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包装好的小礼盒，说：“这个，送给你。”

“为什么？”静好没接。

周岁安道：“是庆贺你考上大学的礼物。”

“哦，那我是不是也得给你备份礼？”静好傻乎乎地说。想想五千块钱被昨夜那个贼拿走了，要买也得等爸爸回来再说。

“哎，别拆。”周岁安看静好已经动手，连忙制止，脸色泛红，“你总得等我走了以后——嗯，为满足你的好奇心，那我走啦，这顿饭你请，就当你给我的礼物。”

周岁安三步两步蹿出去了。

不久后，茶楼下响起他山地车的铃声。静好看下去，他双脚点地，正跨坐在车上，瞥到她，挥手说拜拜。他的笑在清晨的光线中流动闪耀。

静好拆开包装，里面是一只小小的水晶瓶，瓶内有一颗火红的心，心上写着：“I love you.”

后来，静好把水晶瓶还给了他。当然，那是以后的事了。

爸爸回国后好像很忙，忙什么，静好不知道。偶尔去周家吃晚饭，从周阿姨闪烁不定的目光中，她约莫猜测爸爸也许要再婚了。



有次，周阿姨估计是憋不住了，趁着静好在厨房帮忙的时候，极神秘地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学生？”

“哪个？”静好出口就知道周阿姨必定在说那个跟爸爸闹绯闻的女学生。

静好想，爸爸一定是要给她娶个小妈妈了。

可是，周阿姨却说：“她被劝退了。听说还是你爸做的工作。前阵子，她说什么也不肯走，在学校闹得很厉害，看上去都有点精神分裂了。唉，她也不想，出了这事，她还怎么在学校待啊，总得顾及你爸爸的声誉……呃，静静，你知不知道，你妈把他们堵住的时候曾……”周阿姨说着说着猛然咬自己舌头。

“我妈怎么了？”静好追问。

“没什么啦。反正那女学生也挺可怜。”周阿姨惋惜了一下。

这是个秘密。静好一直不知道她妈妈把那个女学生怎么了。她也不知道爸爸怎么就没和那女学生在一起。

她不操心这事，那个时候，最叫她惴惴不安如临深渊的是她的例假没有准时来报到。

搁到以前，她最讨厌的就是每月这事，不来最好，她还懒得伺候。可是这会儿，她求爷爷告奶奶地央求：快来吧，快来吧，你这个淘气鬼，别那么没有职业道德。甚至打算，只要它来，她一定去买那种最昂贵的卫生巾犒劳它，但是那个淘气鬼还是日复一日地贪玩着，没有回家的意思。

她不敢去药店买那种试纸，也不敢去医院尿检。她只有等待，怀着侥幸的心理。

没那么准吧。

没那么倒霉吧。

肯定是上个月事情太多了。

她每天晚上翻日历，看着时间与她画的那个圈越走越远，侥幸的泡沫开始一碎掉，代之以日复一日的深重的绝望。

那个晚上后，她曾想以后的人生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吧，现在只想打自己嘴，千万不要怀疑厄运的能量。

日子又惊心动魄地滑了十五天。快开学了，她再忍不住了，给爸爸打了电话，说要去嬢嬢家。

嬢嬢是她的奶妈，她生下来，妈妈没有乳汁，就在乡下找了个人。那个时

候，嬢嬢刚生了第三个儿子，家里穷得叮当响，只好让自己的儿子吃米粥，把乳汁卖给她们家。

嬢嬢对她好，静好断奶后，依旧跟她家维持着联系。每逢来A市，她都会带上些土特产到她们家坐坐。后来，等到静好上小学，就邀静好暑假去他们那儿玩。

爸妈的事业都在爬坡，忙不过来，乐得把她“撵”出去。

静好记得去嬢嬢家需要坐火车，那时候火车慢，票面上显示“普快”，实际上是慢得不得了。站站停，有时候临时停车的时间都可以赶上一堂课。总之，到站后，嬢嬢的大儿子赶着马车来接时，她撅着小嘴，气鼓鼓的。

嬢嬢的大儿子那时候十三四岁，已经辍学在家种地。那是个清秀的少年，笑容羞涩，眼神明亮。他一边驾车一边给静好讲故事，都是鬼怪神魔的，说得绘声绘色，穷形尽相，把静好一会儿逗得乐不可支，一会儿又吓得毛骨悚然。同去的妈妈也听得津津有味，插嘴，“你这都哪里看来的呀？”他嘿嘿笑着，“我瞎编的。”静好后来想，如果他能读书，到城里，或许可以当作家，写现在最流行的玄幻小说。

但是生活是不能假设的。这个她现在都忘了名字的哥哥十七岁那年死于矿难。她听说的时候不过十二岁，她难过了一个多礼拜。

但是那个暑假，她一直没有忘。

大哥哥比另两个哥哥憨厚，也许是年长的缘故，一径护着她，带她出去打鸟抓鱼，烤后，总是先让她吃个够；又带她去山里辨认各种野草，她喜欢吃一种叫做覆盆子的野果，酸得倒牙。山里小溪多，阳光一照，清澈潋滟，他问她会不会游水，她说不会，他就教她。很原始的教法，把她的身子横过来，托着她的小肚子，缓缓前行，她一点都不怕水，大概是因为信赖这个哥哥，也因此，她学得很快。

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深深嵌进她的记忆里。走的时候，还是大哥哥送她。路上，他问她还会不会来？

她说会。但实际上后来她再也没去过。

他就高兴一些了，从怀里掏出一个竹子编的小鸟，“喜欢吗？”

“喜欢！”

他郑重地送给她。她想了想，从书包里拿出一张不干胶的粘纸转赠给他，那



上面是彼时正流行的电视剧里的人物照片。

“你是郭靖，我是黄蓉。”她对他说。

他傻乎乎地笑。她注意到他眼睛红了。她说：“大哥哥，你为什么哭？”

他摸摸她的脑袋，“没有啊。”

后来她依恋这个摸脑袋的动作，大概跟大哥哥有关系吧。大哥哥过世后，嬢嬢来城里少了，静好忙于学习也没工夫再去那个山村。

可是此刻，在她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件没有办法处置的事情，她第一个想起的还是嬢嬢。

爸爸说：“你去干什么？”

“玩。”

“这么大人，就知道玩……去吧去吧，小心点。”爸爸似乎在焦头烂额中，打发她走了。

嬢嬢亲自来车站接的她。

看着她踮着脚尖，眯着眼睛在人潮中东张西望地搜寻时，静好喉头一热，委屈与辛酸了好久的眼泪仿佛知道会得到慰藉与宠爱般刷刷掉下来了。

她于泪眼朦胧中看着嬢嬢。

嬢嬢实际上比她妈妈还小几岁，但已经满头白发，满面沟壑。那是苦难在人身上海刻下的印痕。

人来人往，推着挤着碾着压着嬢嬢瘦弱的身躯。她不知道一个单薄的身体怎样才能经住尘世的碾压？像她嬢嬢一样。

“嬢嬢。”静好的眼泪终于喷薄，奔过去，抱住这唯一的亲人。

“傻孩子，哭什么哭？”嬢嬢嗔道。

她庆幸还有嬢嬢。

手术是在县里的医院做的。嬢嬢跟医生说是她的女儿，还年轻，求她下手时轻一点。医生白了她们一眼，很为这种堕落的家长和堕落的孩子不齿。

很多年来，静好已经忘记了那个耻辱的眼光，却无法忘记那种疼痛，那种粗鲁的、暴躁的、冰冷的、迟钝的、经久不息的疼痛。

穿了衣服出来，嬢嬢把红糖水递给她，她喝了几口。

嬢嬢说：“好了，没事了。好好养养，谁也不知道。”

她咬着唇，点点头。